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illegible]

明 梅鼎祚 輯

後魏

[illegible]帝[illegible]素[illegible]僧朗[illegible]隱于泰山帝致[illegible]氈鉢錫為禮

[illegible]與朗法師書[illegible]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illegible]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illegible]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

者送素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廣弘明集

天興元年興佛法詔是歲始作五級浮圖閣崛須彌山殿禪講堂座莫不嚴具焉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魏書釋老志　佛道論衡濟益作拯濟城作邑官作宮

太武帝諱燾字佛狸明元帝子

禁養沙門詔世祖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且以司徒崔浩

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魏書

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

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又禁造圖寺詔

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為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

東平靈像詔

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熈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並魏書）

孝文帝（諱宏獻文帝子改姓元氏徙都洛）

文明太皇太后靈塔詔（太和四年詔罷鷹師曹地為報德佛寺）

朕以虛寡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靈塔鼎按唐法琳辯正論道宣續高僧法上傳載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云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與此全同又按北齊書天保初尊母婁后為皇太后濟南王即位始尊為太皇太后文宣時安有此稱當以魏書為正

登法師奄詔沙門道登有義業為孝文帝眷賞恒侍講論及卒施帛設齋又下詔

朕師登法師奄至祖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

殮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

追褒羅什法師詔帝常幸徐州白塔寺謂諸王公曰此寺有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可以釋人深意

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蹤欽悅脩迹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為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昬虐為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敘接並魏書此詔監刻魏書有誤通書作遠

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
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
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
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
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勑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
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
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充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淵模崇賾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誡典六度攜化固憑尸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革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引世輕世重以禪玄奥先朝之世嘗為僧禁心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怱怱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麤救世教須玄白一同更

釐厥衷禪初學記作闡至典作正典世教作習俗凡世世字竝改避唐諱也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庭其勅

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勑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惰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兖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依力命施食之因内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奬勵道意耳

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此即授成實論紀法師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充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

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徃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延賞賢叢條矣夙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勑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並廣弘明集

宣武帝諱恪孝文帝子

僧律詔太和中立僧制四十七條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官屬以斷僧務至宣武永平元年下詔

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

昭玄以內律僧制之

僧祇穀詔 永平四年詔於是尚書令高肇奏詔復報

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别列其元數

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幷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臺録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輙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

尚書令高肇奏

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戸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戸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

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别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為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茍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

宣武帝詔報

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並魏書

靈太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宣武帝后生孝明帝

制度僧令神龜二年令時法禁寬褫不能改肅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

里外異州為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隣長為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

州下役魏書

孝靜帝諱善見清河王亶子徙都鄴為東魏

檢括寺宅詔神龜中任城王澄奏檢僧衆河陰之難令不復行至元象元年下詔

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為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為寺知非已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恒式

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
立之徒悉從毀廢

又詔

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
并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並魏書

任城王元澄字道鎮景穆帝孫

條制營寺奏孝明神龜元年為尚書令奏未幾河陰之難朝士死者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制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

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啟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輒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邇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沖妙非浮識所辯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

尙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陁儉設足
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
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
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
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
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
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
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

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
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
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
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
靈沒於嗜慾真偽混居往來紛雜所司因習而莫非僧
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真行塵穢練僧薰蕕同器不
亦甚歎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
皆初假神教以惑眾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

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令勑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

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

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

全聖道不墜矣魏書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兼侍中吏部尚書

諫宣武帝請兼覽經書疏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典籍延儁為中書侍郎疏

諫之從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

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

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葢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内外俱周真俗斯暢魏書

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歴司徒太保

諫靈太后登永寧寺九層浮圖表神龜二年八月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屣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爰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

衛陳鄭同日而菑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輿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絶莫可而擬恭敬拜跽

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

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魏書

十地經論序

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輿萬度之綱統理苞羣藏之秘義冠衆典之奧積漸心行窮忍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所以厚集肇慮朗成圓種離怖有念赫爲雷威其爲教也微密精遠究淨照之宗融治瑩練盡性靈之妙自寂場啓旭園林輟暉雖復聖訓充感金言滿世而淵猷沖賾莫不綱羅於其

中矣至于充宣眞軌䮕暢玄門始自信仁終泯空寂因果既周化業彌顯嘿耀大方影煥八極豈直日月麗天洞燭千象溟壑帶地混納百川而已哉既理富瀛岳局言靡測廓明洪旨是係淵儒北天竺大士婆藪槃豆魏云天親挺高悟於像運拔英規於季俗故能徽蹤馬鳴繼迹龍樹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邇而旨遠乃超然遐慨邈爾悠想慕釋迦之餘範追剛藏之遺軌誠復歲踰五百處非六天人梵乖遼正像差迥而妙契環中神

協靡外通法貫玄莫愧往列遂乃准倣大宗爰製茲論發趣精微根由睿哲旨奧音殊宣譯俟賢固以義囑中興時憑聖代大魏皇帝儁神天凝玄情漠遠揚治風於宇縣之外敷道化於千載之下每以佛經為遊心之場釋典為栖照之囿搜隱訪缺務乎照揚有教必申無籍不備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并義學緇儒一十餘人

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所二三藏竝以邁俗之量高步道門羣藏淵部罔不研攬善會地情妙盡論旨皆手執梵文口自敷唱片辭隻説辯詣懱遺于時皇上親紆玄藻飛翰輪首臣僚僧徒毗贊下風四年首夏飜譯周訖洋洋亹亹莫得其門義富趣玄孰云窺測剛藏妙説更興于像世天親玄旨再光于季運忝廁末筵敢竊祇記耳大藏惻字函

李瑒字琚羅趙郡人中書侍郎

論沙門奏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瑒上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謗佛訴靈太后太后責之仍復自理罰金一兩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

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
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
孝慈比屋而是

上靈太后自理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毀
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
號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
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是以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 並魏書

張普惠 字洪賑常山九門人東豫州刺史

諫孝明帝崇佛疏 普惠為諫議大夫以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救 付外議

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

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
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
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
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
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留於外玄寂之衆邀遊
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秪劫之
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菑害不
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

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充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魏書

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齊文襄諮議參軍

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僊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嚾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印山寺碑序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於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竝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夭壽愛惡起於吉凶情偽動於

利害雖改張羅之祝未易釁鐘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脩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多異謀蜂蠆有毒豺狼反噬彀弩臨城抽戈犯蹕

世道交瘵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期匡時作宰拯沈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暾日於胷懷起大風於衿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大覺寺碑序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邈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

神感物開化顔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
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畱榮位不能
屈道成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
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拯煩惱
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
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離色照爛
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畱遂上微妙之
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

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横流德昌頹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定國寺碑序

葢兩儀交運萬物竝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壅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竝於日月

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竝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奴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沉迷遠路詎見司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纒未能解脫至如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道之以利害衣食有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

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畱石室徧諸世界咸用歸仰並藝文類聚

楊衒之東魏撫軍府司馬期城太守

洛陽伽藍記序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

靡記自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

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始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録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記遠近凡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記歷代三寶紀參校　百代紀作百氏悲作哀最作衆五年作元年誤

上魏主述釋書

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饑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

國富兵多天下幸甚

李顒

大乘賦序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毫末九層作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麤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

會者莫尚於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賢乎如來故神稟
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
空任而不敗起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於宇宙之中而
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
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廣弘明集

乾隆御覽之寶

釋文紀卷三十二